

独怜北固山

本报记者朱旭东

我曾慕名去过庐山九华山武夷山，也向往过泰山峨眉甚至珠穆朗玛峰，却从来没有为北固山动心——50多米也算山？

当我收集一些资料后，才发现早该去拜会了。不仅因为这里群英荟萃，更因为内心敬仰的很多东西，能在这里找到蛛丝马迹。

这就是位于镇江的北固山。文化叠层异常丰富的它，每打开一层，都有一个大千世界。

“宋词第一山”

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”如此空灵飘逸、励志提神的诗句，出自唐代王湾的《次北固山下》。仅看题目，就知道他来到了北固山——“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。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乡书何处达？归雁洛阳边。”

王湾是洛阳人，估计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生活，因而全诗表达的是浓浓思乡之情。那时候的镇江，离海边不远，北固山上视野远比今日开阔。江海潮涌，一帆高悬，直济沧海，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，才催生这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的美妙诗句。诗中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两句，据说得到当时宰相张说的极度赞赏，并亲自书写悬挂于政事堂上。

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这句坦露心迹的话，展现了诗人不随流俗、高洁傲岸的品行，古往今来不知被多少人自勉、引用。此句出自唐代王昌龄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，全诗没提北固山，但芙蓉楼当时就在北固山支脉的月华山上。

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理事裴伟说，芙蓉楼又名“千秋楼”，是一座城门楼，为东晋时王恭所建。临江不远处，另有一座“万岁楼”，“千秋、万岁”，均有歌颂君王之意。1992年，地方政府在金山西侧择地，新建了一座芙蓉楼。

王昌龄当时任江宁丞，受浙江西道润州府（今镇江）管辖。因为不拘小节、性格耿直，仕途起落落落，有朋友离他远去，但这位不知名的辛渐却不离不弃。公元742年，辛渐准备从润州溯江北上洛阳。临行之前，王昌龄赶来在芙蓉楼为他设宴送别，留下了这千古名句，也留下了辛渐的名字。

辛弃疾的两首词，更是让“北固”二字，撞人满眼满怀。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题中即有“北固”二字，且起首便是“何处望神州，满眼风光北固楼”。

辛弃疾一生以恢复北方故土为志，但命运多舛，壮志难酬。1204年2月，65岁高龄的辛弃疾由绍兴调任镇江知府，一上任就着手北伐抗金的准备。正是带着这种积极的心态，辛弃疾登上北固楼，凭高望远，想到沦陷的中原故土，感慨万千——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这不仅自勉，更是期盼。

但是，南宋的北伐总是首鼠两端，辛弃疾北伐中原无望，再登北固山时，已是另一番心情。在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中，他感叹：

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

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：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

英雄迟暮，却壮志难酬，辛弃疾只能自我解嘲，“倩何人唤取，红巾翠袖，揜英雄泪。”

与北固山相关的诗词还有很多，比如苏轼的《采桑子·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》，就有“乐事回头一笑空”的名句，多景楼就在北固山上。公元1164年，陆游调任镇江府通判，也在多景楼上写下代表作之一《水调歌头·多景楼》。公元1188年，陈亮登上多景楼，写下著名爱国词篇《念奴娇·登多景楼》。在这首词中，陈亮一改陆游抑郁沉闷的心情，以慷慨激昂的笔法，以词言事，寄托自己恢复中原、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激情。

由一首诗词、一篇文章、一句名言而闻名天下的名山比比皆是，但像北固山这样，汇聚这么多顶级大家，诞生这么多顶级词篇的地方，恐怕



▲从金山湖边仰看北固山。本报记者朱旭东摄

很难招到第二处。因此，北固山又有“宋词第一山”的美名。

在北固山上漫步，随处可见路边用唐诗宋词写成的道旗。北固公园副主任王智慧的印象中，与北固山相关的古诗词有100多首。裴伟通过诗词门户网站“搜韵”查询得知，含有“北固”字样的诗词，多达791首，首当其冲的是山水诗鼻祖、南朝谢灵运所写《从京口北固应诏诗》。但论知名度和传唱度，应该还是上述几首更牛气些，尤其是两首辛词。

满眼三国传说

镇江的出名，大半是由于三座山：金山、北固山、焦山。扬子江畔，三山自西而东，撑起了镇江的江景线，北固山居中。在这三座山中，最为人熟知的要数金山，因为白娘子水漫金山斗法海救许仙的故事，早已家喻户晓。北固山上同样有浪漫的爱情故事——刘备招亲。水漫金山纯粹是神话传说，刘备招亲还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
跟着北固公园讲解员徐骏登山，听得最多的，就是三国故事。

沿东吴古道上行，第一个就看到“贾华伏兵长廊”。“相传周瑜用美人计诓骗刘备过江，不想弄假成真。吴国太在甘露寺相看刘备时，孙权又生歹念，命大将贾华率三百刀斧手伏兵长廊，如果吴国太不喜欢刘备，便乘势拿下。这里就是贾华的伏兵之处。”徐骏说，这个故事还在镇江民间形成了一个谚语：甘露寺的伏兵——假话（贾华）。

北固山最热闹的地方，应该是甘露寺了。甘露寺始建于三国吴初，据《九域志》记载：“甘露寺为三国吴建，建寺时，甘露降，故名。”现在的甘露寺景区不大，是在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建造的基础上，于2012年扩建而成。但是，到镇江来探幽访胜的中外游客，还是喜欢前来追忆《三国演义》中孙、刘联姻的故事。这故事传到国外，简化成“古代一位将军的妹妹和一位皇帝结婚”。京剧名剧《龙凤呈祥》，就是根据刘备招亲的传说演绎而来，成了久演不衰的“三国戏”之一。

在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，“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”，周瑜是多么的英姿英发。但在甘露寺，公瑾却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天壤之别。

走过甘露寺，转眼就来到了祭江亭。北固山后峰的高处有座北固亭，据说就是辛弃疾两度登临的那座亭。相传刘备西征入川后，孙权诡称母病，骗得孙尚香回吴。一日，孙尚香听闻刘备兵败，已病逝白帝城，悲痛不已，在北固亭望西遥哭，投江殉情。后人为了纪念孙尚香，又称北固亭为“祭江亭”。

前脚还喜气洋洋，后脚已经感受到那种为爱殉情、阴阳两隔的悲恸。北固山头本就狭小，将这大悲大喜的两幕剧挤压在方寸之间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只能以“乐事回头一笑空”来解压。

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他们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，但仍然活在传说和演

义中。何妨让他们再活下去呢？北固山上，就有多处后人附会的景点，游人可从其简介上，凭想象复活三国人物。

比如，试剑石。一进景区，便可看到两个大头娃娃般的石刻，憨态可掬，各举宝剑相抵，脚下石块豁然开裂。相传三国时，孙权、刘备二人出游北固山时各怀心思，都在暗中祷告，并以佩剑劈石问天。两人都是剑落石开，后来各遂其愿，成就一番霸业。

比如，驻马坡。源于刘备孙权二人在北固山赏景时，见浩荡长江上一叶扁舟穿行于风浪之巅，出身北方的刘备感叹道：“南人驾船，北人乘马，信有之也。”孙权不服，骑马下山，又加鞭上岭，问刘备：“南人不能乘马乎？”两人并非排立马鞭大笑，惺惺相惜。

徐骏说，不管是纯粹的传说还是有一定历史依据，经过岁月风霜和历代战火洗涤之后，这些建筑物或风景点也都面目全非。但这并不妨碍一代代游客前来怀古凭吊，在北固山的年轮上，叠加出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元素。

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

诸多名人名句加持，三国人物不断演绎，让人对这座海拔仅50余米的小山刮目相看。事实上，北固山的文化内涵，不仅于此。

北固山不高，但临江一侧峭壁如削，非常险峻。王安石曾数次到镇江，他的代表作《泊船瓜洲》就提到了镇江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

景色近乎白描，意象却让人浮想联翩。不知道他当时在瓜洲看到的京口，是金山还是北固山？唐宋时期，登北固山北望，滔滔大江尽收眼底。但王安石笔下的“一水间”，最近一个多世纪不断长出沙洲，北固山不再临江而立，山峰北面是人工疏浚的金山湖，不再是长江的主航道。

距甘露寺不远处，一块长方形石上刻着雄浑有力的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。南北朝时，梁武帝见北固山景色壮观，挥笔写下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。到了南宋，淮东总管、著名书法家吴琚将这六个字重新书写出来。清康熙年间，镇江府通判程康庄临摹勒石，此石碑便一直保留在北固山上。这六字虽有誉过之处，却是北固山乃至镇江山水的第一名片。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是镇江人，他就自称“天下第一江山渔樵”。

历史长河中，不知道有多少名人登临北固山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，为后人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。诗仙李白就写过“丹阳北固是吴关，画出楼台水间”的诗句。我独爱宋词，便多说宋词。

“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是苏轼的豪迈；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，是苏轼的长情；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，是苏轼的洒脱。有着一肚子“不合时宜”的苏轼，还经常顽皮得像个孩子。

苏轼与金山寺住持佛印是好朋友，两人

经常一起谈诗论道、斗嘴调笑。那一年，苏轼在江北瓜洲短期休假，一天突发奇想，写了一首偈：“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

苏轼说自己在修禅，已经无畏世俗的各种流言，所有的嘲讽、痛苦、欢乐、荣誉等都不能动摇他的心。写完后，苏轼十分满意，就派人送给了佛印。仆人回来后，手里拿着佛印的回批，上面只有两个字：“放屁！”

苏轼火冒三丈，立刻乘船过江找佛印理论。到了金山寺，佛印的禅室房门紧闭，门上贴着一张纸，上书“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。”苏轼顿时醒悟——又被佛印算计了。

这则故事，显然有后人演绎的部分，但苏轼在镇江写的《自题金山画像》，却是内心独白，很有《寒食帖》的味道，堪称其“绝命诗”。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作此诗时，苏轼已年逾花甲，堪堪走到了生命尽头。回首一生，几起几落，失意坎坷，壮志未酬，只能慷慨悲歌，自叹飘零。两个月后，苏轼去世。

再读此诗，恍若沧海桑田。蓦然转至北固山后山，偏又寻见破落的柳永墓，更是感慨万千——所谓的墓，只是一块说不清来历的墓碑，斜卧在荒草中。

这位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，是北宋婉约派词人的代表。在世时，他的词即达到了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”的程度。柳永词在市井流行，也传进了皇宫，但他屡试不第后在《鹤冲天》中说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引起仁宗皇帝不快，因此在应试放榜时，把他的名字革掉，说：“此人风前月下，好去浅斟低唱，何用浮名，且去填词。”这样一来，柳永索性自称“奉旨填词”。

据南宋俞文豹《吹剑录》中载，东坡在翰林院任职时，有幕士善歌，就问：“我词何如柳七？”对曰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郎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，铜琵琶，铁卓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东坡为之绝倒。

这也算两人的一次神交了。柳永死后葬于何处？有湖北襄阳南门外、枣阳花山、江苏仪征、镇江北固山四种说法。宋人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说，柳永死后，棺木寄存在润州的一个庙里，王安礼（王安石之弟）于宋神宗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任润州知州时，才将柳永下葬，相隔二十年。

无独有偶，元水军统制羊滋命令士兵在北固山凿山取土时，无意中获得柳永的墓志铭，是柳永的侄儿所写。墓志铭云：“叔父讳永，博学善属文，尤精于音律，为湖州判官……”

柳永的故乡福建崇安也支持其葬北固山的说法。柳永纪念馆的碑文“柳永墓家抔土还乡记”说：“公元2004年9月，值武夷山柳永纪念馆新馆落成之际，柳永仙家抔土自镇

江北固山分移至此。千载游子今朝还乡，一代词宗魂归故里。”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青史留名的南宋末年政治家、文学家文天祥，同样与北固山有交集。北固山西侧的甘露渡口，就是文天祥的逃难处。

镇江脱险，可谓步步惊心。文天祥在《脱金口》的总题下，写了“定计难”“谋人难”等15篇组诗，详细描述了整个脱险过程的艰辛。后来他还写了首《京口脱险感怀》，表达对当地百姓的感激。

在随后的几年里，文天祥颠沛流离，试图扶大厦于将倾。奈何江山飘摇，屡败屡战的文天祥于1278年12月在广东海丰五坡岭被俘，4年后舍生取义。

独怜北固山

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都有可爱之处，但在“人气榜”上，北固山明显处于下风。

从游客的数量上来讲，三个景点之间有很大差距——如果7名游客分别选择三个景点，基本上是金山4人，焦山2人，北固山1人。而且，到北固山的游客，多是冲三国故事来的，只有中小学生学习时才会到这里研究诗词，研究佛学的就更少了。

三山撑起了镇江的知名度，但论佛学渊源之深，应首推北固山。北固山上有座甘露寺，甘露寺并无僧人，寺旁有一座铁塔，与佛学相关。

此铁塔为唐代李德裕所建。唐武宗即位后，李德裕得到重用，拜太尉，封卫国公，世称李卫公。李德裕先后三次在润州任职，并于825年在甘露寺东南处建石塔，为唐穆宗积冥福。石塔被毁后，于北宋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在石塔的基础上改建铁塔。当地人称其为“卫公塔”。

“寺庙里的塔一般不允许用龙的图案，但卫公塔为唐穆宗所建，故有龙纹。宋代改建的铁塔上，也有清晰的龙浮雕。”讲解员徐骏说，铁塔原来有七级，经过千百年的风雨侵蚀，又屡遭雷劈，现在的铁塔结构很滑稽——塔基和一二层是宋代的，三四层则为明代铁塔残留的五六层，其他的不知所终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《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》中记载，英军曾想把这座铁塔拆下带回英国，未果。他们认为：“这座宝塔，比起在战争中所俘获的那些大炮来，是一种更加优美和更有价值的战利品。”

因为没动铁塔，铁塔下地宫中的宝物万幸留存下来。

1960年4月，考古人员从铁塔的地宫里出土了大批文物，有玉、瓷、锦绣、琉璃、石函、石碑等，数量超过2000件，最珍贵的，要数唐代金棺银椁里存放的11粒长干寺舍利子。

地宫内出土的石刻题字证实，这批数量巨大的器物，是唐代李德裕施舍。如今，这些舍利子，被存放在镇江博物馆。

抵达镇江后，我特意从火车站步行前往北固山，不为其他，只因为知道李白、王湾、苏轼、辛弃疾、苏轼等一众文人雅士，曾在那里凭栏眺望，神游八方。

我之前没有来过北固山，但在领会唐诗宋词的过程中，又委实来过。踩着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，徜徉在梦里的青石板街，身边是呼呀穿行的汽车电瓶车，眼前恍见金戈铁马，耳畔犹闻马蹄踏踏。入夜时分，烟火气在市井间升起，又见“一夜鱼龙舞”。

如果要在地图上确定镇江的具体点位，它就在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南岸。沿江河交汇处的京口闸东行不远，就是北固山。

北固山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何如此突出？镇江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川认为，历史上镇江有很多小山突入长江，岸边形成很多小港口，半岛成了军事要塞，港口成了货物集散地。尽管北固山不高，却是保护江南的一道屏障，三国时期，东吴一度将政权中心从吴移到京口，建铁瓮城北拒曹军，就是一个例证。

如今，本不高耸的山峰，在林立高楼的陪衬之下，已无耸立之感。天空中隐约可见的几颗星辰，夜幕中似在与北固山遥相呼应。

月印万川。如果苏轼、柳永等都化作了天上的星辰，此时会不会独怜北固山？

本报记者孙正好

春回大地，正是壶口观瀑的好时节。相比于夏日之炎，秋日之汛，冬日之寒，此时的壶口千岩竞秀，万物勃发，黄河冰凌渐融，春水碧天，在雄壮浩荡中不失晴朗俊逸，于浑厚坚韧中又意兴盎然。笔者沐春风而观瀑，临大川而兴发。

初见壶口瀑布之真容，其澎湃，其浩荡，其一泻千里，其声势浩大，令人忘忧之余又深感词穷，即便如李白之语“飞流直下”“银河落九天”，亦或是苏轼之词“惊涛拍岸”“卷起千堆雪”，都只能写其一景，而无法概其全貌。

因观瀑之地在陕西一侧，笔者站在壶口瀑布前，突然想到了陕西方言中的“扎势”一词。陕西话中“扎势”本意为摆架子，装腔作势，多含贬讽之意，但拿来形容壶口瀑布却是颇有韵味。势如破竹、气势如虹的黄河壶口瀑布，可不是“扎天地之势”，“扎万物之势”！

“穿天透地不辞劳，到底方知出处高。”若从

春日壶口观瀑

低处仰观壶口瀑布，一汪大水挂于前川，其“势”在于豪壮伟岸，在于雄姿勃发，似泰山压顶，如四海倒倾。仰其高，如破云雾，如铲晴空；观其宽，似三千素练悬空而挥，又似千军万马并肩齐啸，令人顿悟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绝非虚语。临水静听，瀑布击岸之声如万鼓齐鸣，似大地惊雷，正所谓“势似鸣雷奔似马，寒氛扑面走龙蛇”。

站在黄河岸边平视壶口瀑布，远山立而近水涌，浪映青峰而波动远空，其“势”在于浩荡；伫目北望，南下之水浩浩汤汤，街山吞谷；抬眼南观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；再近看瀑布下切形成的“十里龙槽”，深不见底，窄如壶嘴，其间激流澎湃如蛟龙腾窜，白浪翻滚如雪卷残云，

正是“万马奔腾任嘶吼，千里黄河一壑收。”

“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”。自陕北高原山岭之巅俯瞰壶口瀑布，黄河于云海间阔千险而来，又在苍茫大地上破万阻而去，经山历河，势倾天下，其势在于“无尽”，在于势不可挡；无尽之天地间有无尽之山脉，其间又有无尽之大河，浪层出不穷，水绵绵不绝，历九曲而不息，经百折而不挠，于长风万里中奔流赴海，在气壮山河中万古长青。

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！黄河在咆哮！”壶口观瀑时，气势磅礴的爱国歌曲《保卫黄河》一直响彻两岸，不绝于耳，令人顿生凌云之志与万丈雄心，其激荡内心，不亚于水击长空，浪滔千里。可见，壶口瀑

布之“势”，又何尝仅仅存于有形，更藏于无形！

遥想抗战时期，在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，诗人光未然在壶口一带目睹黄河“万流排空势，卷作千尺浪”。此后，他联合作曲家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中创作出了时代最强音、抗日主旋律《黄河大合唱》。从红高粱到青纱帐，从黄河船夫到游击健儿，诗人用史诗之笔勾勒出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，誓死“保卫家乡”“保卫全中国”的爱国斗志。

笔者由是想到，壶口瀑布之无形之“势”，正是源自黄河乃中华民族母亲河，是亿万国人的精神故乡，因此，壶口观瀑，更像是“归

乡”之旅，“寻根”之旅。我们在山呼海啸看家园之美好，感山河之壮丽，在浪高千丈中怀赤子之心，念悠悠华夏。

一河一瀑之气韵，又何尝不是华夏民族精神之象征：黄河纳百川而聚于一壑，过壶口后又纳百川而奔流赴海，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兼收并蓄、博采众长之开放精神？黄河东流，滋养千里，广布德泽，利万物而不争，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从善如流、胸怀天下之精神？黄河西来，一路逢山开路，摧枯拉朽，在壶口力挽狂澜后破龙门而出，自此横无际涯，浩浩东去，可谓于万难之中勇开新局，这不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，奋力开拓之进取精神？

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”！临别壶口瀑布时，笔者顿悟，此瀑此河，不正是历史之长河，文明之大河吗？多少豪杰志士，曾在风高浪急中直挂云帆，乘风破浪！多少英雄儿女，正在澎湃浩荡中勇立潮头，奔赴星辰大海！